

# 訪「雲門」後記

陶晶晶

舞蹈為全世界各民族之共同文化，在人類史前無文字、語言的時代，即已盛行於先民族生活之中，用身體之振動與姿式的變化，藉以表達內心的各種情感；而「雲門」之由來，追溯之下，該是黃帝時代的產物了。制禮作樂，創始於堯舜，而盛於周；周公將國家的祭儀，及民間之宗教祭典之禮儀，皆以舞蹈方式行之，使民眾情感有所節制，而使周代社會美滿和諧，可顯見其潛移默化之功。

「以人性的觀點，重述中國古典」，在爾今高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藝術進階中，它要算是頗為出色的一支了。當然，中國人的舞，雖不開五千年淵遠流長的傳統。叢脞曾云：「傳統，任何傳統，歷史的、文化的、或藝術的，實如子善妒的情婦，如我們全心奉仰，則無疑將被其奴役，但如或即或離，應敷，取捨得法，則在其深厚遼遠的擁抱裏，我們將感受其無比的溫暖、熱情、原始的活力和無數未來的啟示與允諾。」舞，正如其他類別的藝術般，源自人類文明遠古的曙光，常反映著一個民族文化特有的脈動和情感需求。雲門選擇了中國的古典，添加上西方近代舞的戲劇，融會貫通在熱愛藝術的思想中；大膽地構想與開放的情感表露，藉著舞者的一舉手、一投足，在在都是情感的濃縮，又真又狂的力量輸出，和留戀陶醉在與生命挑戰的堅毅之美。

從62年的艱難起步，在林懷民的不懈不怠之下，終於博得了全世界的欣賞；你可知道？原設在大台北市信義路四段卅巷，一家麵店的二樓，抱著滿腔希望，開始教舞，編舞，吸收有志者共謀創造的默默努力者，竟在首度公演期間，驅走了台灣舞壇的一片寂寥與暗淡，在最沈澗的長夜裏，迸發一絲最先瞥見的曙光。「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是雲門初啟時的豪語。也就在這個驕傲的責任之下，林懷民巧妙地融芭蕾舞、平劇、現代舞與特技於一爐。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讚許「風格獨特、堅實有力」美國編舞家艾文·艾利說：「雲門之舞根植

於中國文化，自然而優美。」

當然，以林懷民做領導雲門代表的幕後，更有著一羣同樣有著高度熱愛民族，大膽向新時代挑戰，執著於實踐理想的支持者，十九位音樂家及廿三位藝術家。現在，就讓我們回味昔雲門曾留下的脚步吧：首度雲門舞集公演，是在62年九月廿八日，在台中、台北、新竹推出中國作曲家音樂編成的七個舞蹈：「夏夜」（史惟亮曲）、「閒情」（賴德和曲）、「風景」（周文中曲）、「盲」（許常惠曲）、「眠」（溫隆信曲）、「烏龍院」（許博允曲）、「運行」（李泰祥曲）。63年10月，第二次公演，發表「奇冤報」、「待嫁娘」、「哪吒」等舞。亦應邀在「中國藝術歌曲之夜」演出林懷民的「寒食」及何惠楨、吳秀蓮、吳興國演出的「李白夜詩三首」。64年編出了「白蛇傳」，9月初赴新加坡、香港公演。這是第一次到海外演出，各報刊好評如潮，香港大會堂負責人也破例邀請雲門在該堂為香港舞者作「演講與動作示例」。65年3月，與小大鵬合作，在國立藝術館推出載歌載舞的「小鼓手」，更為上萬的大人小孩帶來無限的歡樂。林懷民以「小鼓手」的編作獲教育部特別獎賞。66年膺選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4月，雲門推出舞者們的創作「冥路」、「流雲」、「夜奔」、「手足」、「從盤古開天以來一直都是這樣的……」等舞。9月秋季公演發表「夸父追日」、「長鞭」、「紅絲繩」、「看海的日子」、「孔雀東南飛」。12月冬季公演，舞者自行編作的「飛天」、「金縷靴」亦受好評。67年12月16日，卡特宣佈與中共建交，根植於本鄉土傳說故事的「薪傳」演出，「全場觀眾站了起來，高舉雙手激動鼓掌，五千觀眾含淚的掌聲與台上舞者的汗水淚水交織成一股動人的振盪力量」。

也許您認識雲門，是因為看了幾場公演；也許您知道的雲門舞集，是從電視上的片段介紹，而略有概念；我的體認，卻是因

著任務與好奇心，闖入舞幕之後，藉著和舞者的談話，從他（她）們充滿希望與理想、決心、魄力的眼神，不止的練習與好幾個具有長遠目標的計劃之中，深深地愛上了它，雲門舞集的年輕人們決意「傾聽祖先的腳步聲」，從傳統取材，接受西方刺激，以七十年代中國青年的心智與肢體來表達民族的情感。

然而，身爲一個肩負承先啟後理想，又需不時在艱辛的困難中，保持完美的舞者風範！用心地不斷磨練、謙虛地學習、鑽研、與誠懇的態度！執著的舞蹈者，不但要在舞的功夫上，求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一顆敏銳善感的心，體會出角色的心境與適當的感情，轉透過肢體的語言，輕拂過群眾早已理智化的萎縮情感觸脚，盪漾徘徊在昔日先民的生活重現中，激動台下千萬觀眾緬懷史蹟的純樸、敬仰、羨慕與起而效法的情緒；一身的汗水，換得了觀眾們唏噓不已的慨想。像大家都熟知的「寒食節」，是說戰國時代介之推隨晉文公逃亡，曾割下股上的肉爲文公療饑；文公復位後，欲以官祿酬報之。之推拒不接受，退至綿山隱居，文公爲求之推復出，縱火焚山，堅守原則的介之推抱木被焚而死。後人在他逝世的日子相約不再舉炊，定爲「寒食節」。舞中引發出一段啟示：（在人生的旅途上，人人拖負著他的負擔，歷經考驗）。另外像「吳鳳」及「廖添丁」，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真實故事，而編作者林懷民自言是以劇場的方式表現出。「我在編作時，從不去考慮這些名詞。每個題材自有其生命，有它最恰切的表達形式。我寧可作出一個把意思表達得完整而叫不出名堂的東西，不願編出一切符合舞蹈定義的作品，而台下的觀眾完全無動於衷，或軟軟然的覺得自己藝術修養不夠所以無法瞭解無法參與。」您認爲呢？

一位優秀的舞者不能有一天停頓，原文秀的讚助，應該是雲門舞集的一針強心劑了。她對舞蹈的虔誠和追求完美的態度，不

僅表現在她教舞的時候，也表現在她練舞的時候，表現在她生活的每一細節。一頭烏亮長曳的秀髮，爽朗的語調、和閃亮的眸子，你絕難想像她有著一雙有著厚厚的繭的腳掌；小女孩的時候，聽見音樂就免不了要隨著旋律，穿上布鞋，來上幾段，在家人的鼓勵下，從九歲起就踏入舞蹈社學芭蕾舞。當她回憶起十幾年前學舞蹈的情形：「民國四十幾年，艾文·艾利舞蹈團第一次來台灣演出，我每一場都跑去，當時坐在臺下看到那麼出色的演出，我就夢想著，只要在舞台的角角站一下就好了，就心滿意足了。」因而更使她勤舞不輟，並激使她一個人背著行囊從日本、洛杉磯到紐約進修，當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獎學金考試時，她下定決心要做一個職業舞者，舞出自己的世界。什麼叫做「藝術」呢？我覺得：原文秀就是件上好的藝術品。「舉手、一投足、一亮眼，在在都令人感受到「真」、「善」、「美」的意境。

每當一場公演完畢，舞者總要拉出躲在一旁，擔心掛念著是否觀眾喜愛這演出的林懷民；他像個做了一件默默醞釀已久的美術品，小心翼翼地呈現出來，又深怕得不到激賞似的，怯怯地看著台下，直到觀眾們報以熱烈的掌聲，他才抬起頭，羞羞地與觀眾一起鼓掌著。正如我們不能沒有他們一樣，藝術家也不能沒有觀眾而存在。觀眾實在是居於「載舟覆舟」者的地位，「一個不知給子的社會是一個垂死的社會，一個不珍愛它的『真善美』創作者的社會是一個頹廢墮落永無明天的社會」；偉大的鼓勵者，應該是雪中送炭者，而錦上添花的行爲，往往就因而抹殺了一位掙扎者的鬥志。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和施麗靜前往雲門一訪，對於雲門的精神，都不禁油然而敬佩。望著南京東路遙遠的太陽，心中又感受到一股新的力量。謹記下個人感念，不當之處，望不吝賜教。